朱集四書說　總論　一

和書門
類
號
六
函
三六
架
一
冊

儒家　十二ノ二

内閣文庫
番號　和　24534
冊數　18（1）
函號　191　119

191-119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 朱集四書説引

朱子著集注而後諸儒疏解之多如烟海而其宜備參考者終莫如語類語類又不如文集其故何也語類門人之所輯猶有記録之誤而至文

淺草文庫

集則出其手筆故雖時有未定之說而其意則瞭然矣然其簡袠浩瀚而各章之說應機觸事散見於時事出處問答議論千緒萬端之間難於檢出今蒐輯就四書篇章之次以爲一書名曰朱集四書說吾儕居常讀集注參以是書則庶幾以不失其旨而又可助其發越也若有同好之士求之者則不敢隱云

享和癸亥七月既望讚州合

田潛撰

# 朱集四書說凡例

一是篇錄出朱子文集內係四子義者不論其說之定與未定列于各章下以便檢閱

一諸家說皆提在前低一字而先生說爲本行若論南軒語說原作分行者今爲本行於體製不得不然也

一但論題目而不可附章下者別爲細領各弁其書

一集中諸說或別行于世唯以其篇目題成一書者然後不載他或采入附見或剪綴而散出者無

有限極今盡載之

一按四庫全書總目解題曰釋宮一卷舊本題宋朱子撰原載晦菴大全集中此其別行之本也然實李如圭作編集者誤入故今不載

一心性仁說及讀蘇氏紀年記程門諸子論學同異記謝上蔡論語疑義張無垢中庸解呂氏大學解讀余隱之尊孟辨胡子知言疑義答李孝述繼善問目之屬下涉四子者并爲附録否者不收

一凡本文不及四子而自注及之者唯取自注爲本行其當并存本文者則從其舊



# 朱集四書說目録


卷第一

總論

卷第二

大學一

總領

卷第三

大學二

經

傳

卷第四
大學三
或問
卷第五
論語一
綱領
序
卷第六
論語二
學而
卷第七
論語三
爲政
卷第八
論語四
八佾
卷第九
論語五
里仁
卷第十

雍

論語六
公冶長
卷第十一
論語七
雍也
卷第十二
論語八
述而
卷第十三
論語九

泰伯
卷第十四
論語十
子罕
卷第十五
論語十一
鄉黨
卷第十六
論語十二
先進

卷第十七
論語十三
顏淵
卷第十八
論語十四
子路
卷第十九
論語十五
憲問
卷第二十
論語十六
衛靈公
卷第二十一
論語十七
季氏
卷第二十二
論語十八
陽貨
卷第二十三
論語十九

微子
卷第二十四
論語二十
子張
卷第二十五
論語二十一
堯曰
卷第二十六
孟子一
綱領
序
卷第二十七
孟子二
梁惠王上
卷第二十八
孟子三
梁惠王下
卷第二十九
孟子四
公孫丑上

卷第三十
孟子五
公孫丑下
卷第三十一
孟子六
滕文公上
卷第三十二
孟子七
滕文公下
卷第三十三
孟子八
離婁上
卷第三十四
孟子九
離婁下
卷第三十五
孟子十
萬章上
卷第三十六
孟子十一

萬章下
卷第三十七
孟子十二
告子上
卷第三十八
孟子十三
告子下
卷第三十九
孟子十四
盡心上
卷第四十
孟子十五
盡心下
卷第四十一
中庸一
綱領
卷第四十二
中庸二
序
卷第四十三

中庸三
第一章
巻第四十四
中庸四
第二章至三十三章
巻第四十五
中庸五
或問
巻第四十六
中庸六
輯畧
巻第四十七
附録一
心説
巻第四十八
附録二
性説
巻第四十九
附録三
仁説

同異


卷第五十
附錄四
讀蘇氏紀年
記程門諸子論學異同
記謝上蔡論語疑義
張無垢中庸解
呂氏大學解
卷第五十一
附錄五
讀余隱之尊孟辨
卷第五十二
附錄六
胡子知言疑義
卷第五十三
附錄七
答李孝述繼善問目

朱集四書說目錄

# 朱集四書說卷之一

## 四書

### 總論

嘗聞之人之有是生也天固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而叙其君臣父子之倫制其事物當然之則矣以其氣質之有偏物欲之有蔽也是以或昧其性以亂其倫敗其則而不知反必其學以開之然後有以正心脩身而為齊家治國之本此人之所以不可不學而其所以學者初非記問詞章之謂而亦非有聖愚貴賤之殊也以是而言則臣之所嘗用力固有可為陛

循

下言者請遂陳之蓋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爲君臣者有君臣之理爲父子者有父子之理爲夫婦爲兄弟爲朋友以至於出入起居應事接物之際亦莫不各有理焉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亘古亘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

粲　怱　怱　怱怱

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不易之大法其餘則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吉之大者則能保四海而可以爲法凶之甚者則不能保其身而可以爲戒是其粲然之跡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則是正墻面而立爾此窮理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間斷而無所成矣其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往往未啓其端而遽已欲探其終未究乎此而忽已志在乎彼是以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怱怱常

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
信自得常久不厭以異於彼之怠忽間斷而無所成
者哉孔子所謂欲速則不達孟子所謂進銳者退速
正謂此也誠能鑒此而有以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
不移而所讀之書文意接連血脉通貫自然漸漬浹
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
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
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
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
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

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蓋已不自覺其身
之所在而况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
之歸乎孔子所謂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孟子
所謂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者正謂此也
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
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
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
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此數語者皆愚臣平生爲學
艱辛苦已試之效竊意聖賢復生所以教人不過如
此不獨布衣韋帶之士所當從事蓋雖帝王之學殆

亦無以易之時以近年以來風俗薄陋士大夫間闢此等語例皆指為道學必排去之而後已是以食芹之美無路自通毎抱遺經徒竊慨歎 第十四甲寅行宮便殿奏劄

蒙諭第二令孫為學之意乃能舍世俗之所尚而求夫有貴於己者此蓋家庭平日不言之教有以啓之非面命耳提之所及也熹嘗聞之師友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戸學者當先講習知得為學次第規摸乃可讀語孟中庸先見義理根原體用之大略然後徐考詩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蓋詩經條制不同功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論孟中庸令胸中開明自在主宰未易可遽求也為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躐等好高尚異為戒耳然此猶是知見邊事若但入耳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乃為學問之實耳伊洛文字亦多恐難遍覽只前此所稟近思録乃其要領只此一書尚恐理會未徹不在多看也大學中庸向爾納呈謬說近多改正旦夕別寫拜呈近又編小學一書備載古人事親事長灑掃應對之法亦有補於學者併俟録呈乞賜裁訂以授承學也 第二十六與陳丞相別紙

病中整頓得中庸孟子頗勝於前恨地遠不得携以請教閑中又無人抄寫拜呈深以爲恨耳　第二十七答詹帥書下同

中庸大學舊本已領二書所改尤多幸於未刻不敢復以新本拜呈幸且罷議他日却附去請教也中庸序中推本堯舜傳授來歴添入一段甚詳大學格物章中改定用功程度甚明删去辨論冗説極多舊本眞是見得未眞若論語孟子二書皆蒙明眼似此看破則鄙拙幸無今日之憂久矣

舊讀中庸愼獨大學誠意毋自欺處常若末之太過



措詞煩猥近日乃覺其非此正是最切近處最分明處乃舍之而談空於冥漠之閒其亦惧矣方竊以此意痛自檢勒懍然度日惟恐有怠而失之也至於文字之間亦覺向來病痛不少葢平日解經最爲守章句者然亦多是推衍文義自做一片文字非惟屋下架屋説得意味淡薄且是使人看者將注與經作兩項功夫做了稍看得支離至於本旨全不相照以此方知漢儒可謂善説經者不過只説訓詁使人以此訓詁玩索經文訓詁經文不相離異只做一道看了直是意味深長也中庸大學章句縁此略修一過再

錄上呈然覺其間更有合删處論語亦如此草定一
本未暇脫藁孟子則方欲爲之而日力未及也 第三十一答張敬夫書
大學中庸墨刻各二本子魚五十尾并以伴書幸留
之它委勿外熹再拜上問 第三十三答呂伯恭書下同
昨附去中庸大學等書如何未相見間便中得條示
所未安者幸幸
只看得一經或論孟已無餘力矣所抄切已處便中
得數段見寄幸甚

近看論孟等書儘更有平高就低處恨未得從容面
論耳 第三十四答呂伯恭書下同
學中向來畧爲說大學近已終篇今却只是令教官
挑覆所授論語諸生說未到處畧爲發明兼亦未嘗
輙爲講生侵官瀆告如來教所慮
熹昨見奇卿敬和之以此日講授次第聞只令諸生
讀左氏及諸賢奏疏至於諸經論孟則恐學者徒務
空言而不以告也不知是否若果如此則恐未安蓋
爲學之序爲己而後可以及人達理然後可以制事
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

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左氏奏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其爲空言亦益甚矣而欲使之從事其間而得躬行之實不亦背馳之甚乎愚見如此不敢不獻所疑惟高明裁之　第三十五

答呂伯恭書

知言之書用意精切但其氣象急迫終少和平又數大節目亦皆差誤如性無善惡心爲已發先知後敬之類皆失聖賢本指頃與欽夫伯恭論之甚詳亦皆有反復雖有小小未合然其大槩亦略同矣文字頗多未能寫去又有掎摭前輩之嫌亦不欲其流傳也然此等文字且未須看俟自家於論孟諸經平易明白處見得分明無疑然後可以逐一考究判其是否固未可盡以爲是亦未易輕以爲非也　第三十五

答劉子澄書

夫子之聖固非以多學而得之然觀其好古敏求實亦未嘗不多學但其中自有一以貫之處耳若只如此空疎杜撰則雖有一而無可貫矣又何足以爲孔子乎顏曾所以獨得聖學之傳正爲其博文約禮足目俱到亦不是只如此空疎杜撰也子貢雖未得承

方

釐

差

差

道統然其所知似亦不在今人之後但未有禪學可以換耳周程之生時世雖在孟子之下然其道則有不約而合者反覆來書竊恐老兄於其所言多有未解者恐皆未可遽以顔曾自處而輕之也顔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曾子三省其身惟恐謀之不忠交之不信傳之不習其智之崇如彼而禮之卑如此豈有一毫自滿自足強辨取勝之心乎 第三十六答陸子静書

熹嘗謂天命之性流行發用見於日用之間無一息之不然無一物之不體其大端全體即所謂仁而於其間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自然之分如法維上下定位不易毫釐之間不可差繆即所謂義立人之道不過二者而二者則初未嘗相離也是以學者求仁精義亦未嘗不相爲用其求仁也克去己私以復天理初不外乎日用之間其精義也辨是非別可否亦不離乎一念之際蓋無適而非天理人心體用之實未可以差殊觀也孟子告齊王曰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嗚呼此求仁之方也而精義之本在焉孟子其可謂知言之要矣令執事以反身自認存眞合體者自名其學信有意於

求仁矣而必以精義之云爲語道之精體而無與乎學者之用力又以辨是非別可否爲空言不充實用而有害乎簡易之理則熹恐其未得爲至當之論也蓋曰道之精體則義不足以名之以義强名則義之爲名又無所當此蓋原於不知義之所以爲義是以既失其名因昧其實於是乎有空言實用之説此正告子義外之蔽也既不知義則夫所謂仁者亦豈能盡得其全體大用之實哉近世爲精義之説莫詳於正蒙之書而五峯胡先生者名宏字仁仲亦曰居敬所以精義也此言尤精切簡當深可玩味恐執事未



以爲然則試直以文義考之精義入神正與利用安身爲對其曰精此義而入於神猶曰利其用而安其身耳揚子所謂精而精之用字正與此同乃學者用功之地也若謂精義二字只是道體則其下復有入神二字豈道體之上又有所謂神者而自道以入神乎以此言之斷可決矣抑所謂反身自認存真合體者以孔子克己復禮孟子勿忘勿助之説驗之則亦未免失之急迫而反與道爲二大抵天人初無間隔而人以私意自爲障礙故孔孟教人使之克盡己私即天理不期復而自復惟日用之間所以用力循循

有序不淩不躐則至於日至之時廓然貫通天人之際不待認而合矣今於古人所以下學之序則以爲近於傀儡而鄙厭之遂欲由徑而捷出以爲簡易又謂孔孟未嘗有分明指訣殊不知認而後合揠苗助長其不簡易而爲傀儡亦已大矣熹竊以爲日用之間無一事一物不是天真本體孔孟之言無一字一句不是分明指訣故孔子曰吾無隱乎爾又曰天何言哉而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豈平日雅言常行之外而復有所謂分明指訣者哉此外幾悟尚多然其大槩節目具於是矣以執事教論不倦念未有承晤之期不敢久虛大賜是以冒昧罄竭其愚伏惟恕其狂妄少賜覽觀還以一言示及可否虛心以俟如有所疑不敢不以復也　第三十八答江元適書

論語比年畧加工夫亦只是文義訓詁之學終未有脫然處更有詩及孟子各有少文字地遠不欲將本子去又無人別寫得不得相與商確爲恨爾　第三十九答柯國材書

聞祝弟持大學說及觀過知仁辨論去皆是向來草藁往返未定之說渠乃不知本末持去悞人甚不便

體

可為焚之　第三十九答王近思書
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大
本達道之全体然後據天理以開百我之私因彼非
以察吾道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
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
而發天理一本之大此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
推明吾學之極致本原亦可謂無餘蘊矣如此然後
能距楊墨而列於聖賢之徒不然譊々相訾以客氣
爭勝負是未免於前輩自敝之譏也　第三十九答
范伯崇書

御

顔孟氣象此亦難以空言指説正當熟讀其書而玩
味之耳　第四十答何叔京書
恭敬二字語孟之言多矣如敬而無失與人恭而
有禮居處恭執事敬行已也恭事上也敬責難於
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伊川先生言發於外
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蓋恭敬只一理表裏
之言以此意解語孟之言似不契莫是有輕重否
恭主容敬主事自學者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力自成
德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　第四十一答連嵩卿書
所示語孟諸説深見日來進學之力別紙一一答去

更且加意如此探討不已當有得耳 第四十一答

程允夫書下同

程子曰孔子言語句句是自然孟子言語句句是
事實所謂事實者豈非是當行可行底事耶然未
可謂自然者豈以其猶是思焉而得之歟
大槩如此更翫味之
程氏教人以論孟大學中庸爲本須於此數書熟讀
詳味有會心處方自見得如其未然讀之不厭熟講
之不厭煩非如釋氏指理爲障而兀然生守無義之
語以俟其僥倖而一得也此數書程氏與其門人高
弟爲説甚詳試訪求之自首至尾循守加功須加小
兒授書節節而進乃佳不可匆匆繙閲無補於事又
不可雜以他説徒乱宗旨也 如蘇氏之類 第四十三答

陳明仲書

來書所謂發明西洛諸公所未言者即其過處也嘗
聞之師曰二蘇聰明過人所説語孟儘有好處蓋天
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有時便見得到皆聰明之發也
但見到處却有病若欲窮理不可不論也見到處却
有病此語極有味試一思之不可以爲平常而忽之
也 第四十三答李伯諫書下同

來書云因語孟見理然後知佛氏事理俱無礙之說
熹按上文言因佛學見性此言因語孟見理理與性
同乎異乎幸剖析言之以曉未悟但恐真見語孟所
言之理則釋氏事理無礙之間所礙多矣
大抵聖經惟論孟文詞平易而切於日用讀之疑少
而益多 第四十三答趙佐卿書
此有李伯諫往時溺於禪學近忽微知其非非來此
留數日蔡季通亦來會劇論不置遂肯捨去舊習此
亦殊不易蓋其人資稟本佳誠心欲爲爲己之學雖
一邊陷溺而每事講究求合義理以故稍悟天命之
性非空虛之物然初猶戀着舊見謂不相妨今則已
脫然矣可尚可尚仲尼焉學體物而不可遺此數義
近皆來問者幸各以數語明之 第四十三答林擇之書 下同
所答二公問甚精當熹亦嘗答之只說得大槩不能
如此之密然勸深父且看語孟大學其意亦如所示
也仲弓一段太迫切觀渠氣質與識致所及似禁不
得如此鉗鎚也
所論顏孟不同處極善極善正要見此曲折始無窒
礙耳比來想亦只如此用功意近只就此處見得向

來所未見底意思乃知存久自明何待窮索之語是眞實不誑語今未能久已有此驗況眞能久耶竊恐論語孟程之書平易眞處更有滋味從前咬嚼未破所以向此作活計然不敢僭易献此說顧無以謝其不鄙之意只煩擇之從容爲達此懷也

知看語孟有味深慰所願已許論示幸早寄及也

第四十四答蔡季通書

若要讀書即且讀語孟詩書之屬就平易明白有事迹可按據處看取道理体面涵養德性本原久之漸次踏著實地即此等說話須自見得黒白不須如此勞心費力矣

第四十四答江德功書

且如今書四子之說極荷見教然此書之目只是一時偶見大學太薄裝不成冊難作標題故如此寫亦欲見得四書次第免被後人移易顚倒只如大學據程先生說乃是孔氏遺書而謂其他莫如論孟則其尊之固在論語之右非熹之私說矣今必欲抑之而尊論語復何說乎竊恐此意未必爲大學壓論語發恐又只是景迂作崇意欲擴作孟子耳方一揣料失當所言非是亦告且爲平心息怒子細見教使得反復以究實是之歸幸甚幸甚

第四十五答楊子直

書

蓋詳來喻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即所謂無極之眞所謂谷神不死二語皆來書所引所謂無位眞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酋長也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而後將心想象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爲根本功夫至於學問踐履零碎湊合則自是下一截事與此粗細迥然不同雖以顏子之初鑽高仰堅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爲實見耳此其意則善矣然若果是如此則聖人設教首先便合痛下言語直指此物教人着緊體察要令實見着緊把捉要常在目前以爲直截根原之計而却都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復禮一向就枝葉上零碎處做工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耶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玄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喫緊爲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功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之性無極之眞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

見其出於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爲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耳若論功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功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說求其放心亦只是說日用之間收斂整齊不使心念向外走作庶幾其中許多合做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體察亦非捉取此物藏在胸中然後別分一心出外以應事接物也來書又云事事物物皆有實理如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從天命中來須如顏曾洞見全體即無一不善此說雖似無病然詳其語脉究其意指亦是以天命全體者爲一物之渾然而仁義禮智之性視聽言動之則皆是其中零碎查滓之物初不異於前說也　第四十五答廖子晦書

熹少好讀程氏書年二十許時始得西山先生所著論孟諸說讀之又知龜山之學橫出此枝而恨不及見也　第四十六答李濱老書

嘗竊私恠彼中朋友不肯於論語孟子中庸大學深下功夫而泛觀博取於一時議論之間所以頭緒多而眼目少規摸廣而意味不長試以孟子論子路管

仲處觀之可見其得失矣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第四十六答潘叔度書

看春秋外更誦論孟及看近思錄等書以助其趣乃佳若只如此實恐枯燥難見功耳　第四十六答黄仁卿書

病中看得孟子要略數章分明覺得從前多是衍說已略脩正寫去此書似有益於學者但不合顛倒却聖賢成書此爲未安耳大學諸生看者多無入處不如看語孟者漸見次第不知病在甚處似是規摸大廣令人心量包羅不得也　第四十六答黄直卿書

論孟中庸大學乃學問根本尤當專一致思以求其指意之所在今乃或此或彼泛然讀之此則尤非所以審思明辨而究聖學之淵源也愚意此四書者當以序進每畢一書首尾通貫意味浹洽然後又易一書乃能有益其餘亦損其半然後可以研味從容深深其立言之旨而無迫切泛濫之累不審賢者以爲如何　第四十七答呂子約書下同

所喩數條足見玩理之深然論孟兩說恐看得太幽暗支離了所謂欲密而反疏者須更就明白簡約處看一句只是一句截斷兩頭都無許多枝蔓方是真

實見處也

大抵讀書寛平正大者多失之不精而精密詳審者又有局促姦巧之病雖云人之情僞有不得不察者然此意偏勝便覺自家心術亦深得不好了近年此風頗盛雖純誠厚德之君子亦往往墮於其中而不自知所以區區常竊憂之而不願子約之爲之也子約何不試取論語孟子中庸大學等書讀之觀其光明正大簡易明白之氣象又豈有如此之狹獪切害處耶世路險窄已無可言吾人之學聖賢者又將流而入於功利變詐之習其勢不過一傳再傳天下必有受其禍者而吾道益以不振此非細事也子約思之如何

夫學者既學聖人則當以聖人之敎爲主今六經語孟中庸大學之書具在彼以了悟爲高者既病其障礙而以爲不可讀此以記覽爲重者又病其狹小而以爲不足觀如是則是聖人所以立言垂訓者徒足以悞人而不足以開人孔子不賢於堯舜而達磨遷固賢於仲尼矣無乃悖之甚耶前書所示中庸詩頌西銘等說皆極精密意者後書所謂不能下心細意特一時憤激所發耳如其不然則不能下心細意於

蓋當作益

孔孟乃能下心細意於還固何耶此則尤非區區所素望於賢者不敢不盡所懷也

讀書如論孟是直說日用眼前事文理無可疑先儒說得雖淺却別無穿鑿壞了處　第四十八答呂子約書

講學莫先於語孟而讀論孟者又須逐章熟讀切已深思不通然後考諸先儒之說以發明之如二程先生說得親切處直須看得爛熟與經文一般成誦在心乃可加省察之功蓋與講學互相發明　第四十九答林伯和書

大抵諸經文字有古今之殊又爲傳注障礙若非理明義精卒難決擇不如且讀論孟大學中庸平易明白而意自深遠只要人玩味尋繹目下便可踐履也　第四十九答陳膚仲書

大學之格物中庸之明善近日方亦看得親切恨相遠無由面論耳　第五十答潘文叔書

脩得大學中庸語孟諸書頗勝舊本　第五十答潘恭叔書

示喩日用操存之意甚善甚善用功如此所造豈易量然亦須精窮理功夫令胷次灑落始有進步處大

學所謂知至而後意誠者正謂此也第五十答程

正思書下同

所示孟子數條大槩得之但論心處以爲此非心之本體若果如此則是本體之外別有一副走作不定之心而孔孟教人却舍其本體而就此指示令做工夫何耶此等處非解釋之誤乃是本原處見得未明無箇涵泳存養田地所以如此更願察之也

前此所示別紙條目雖多然其大槩只是不曾實持得敬不曾實窮得理不曾實信得性善不曾實求得放心而乃緣文生義虛費說詞其說愈長其失愈遠此是莫大之病只以其間所論曲折及後段克伐怨欲鄉原思學瞻忽前後之類觀之便自可見若果是實曾下得工夫即此等處自無可疑縱有商量亦須有著實病痛不應如此泛泛矣曾子一段文意雖說得行然似亦未是真見似此等處且須虛心涵泳未要生說却且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然後却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守亦不費力矣

第五十　答周舜弼書

書中所喩兩義此皆改定大學在德粹處孟子似已

寫去矣但所疑搜尋急迫之病恐是用心太過使然所云發見之端只平日省覺提撕處便是只要人就此接續向下推究令其開闊即不曾說等待尋討將來做功夫也今所改者亦其詞有未瑩或重複處耳大意只是如此也　第五十一答董叔重書

解書難得分曉趙岐孟子拙而不明王弼周易巧而不明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不可著些纖毫私意在其中　第五十一答萬正淳書

所論看大學曲折則未然若看大學則當且專看大學如都不知有它書似逐字逐句一一推窮逐章反覆通看本章血脈全篇反覆通看一篇次第終而復始莫論遍數令其通貫浹洽顛倒爛熟無可得看方可別看一書令方看得一句大學便已說向中庸上去如此支離蔓衍彼此迷暗互相連累非惟不曉大學亦無功力別可到中庸矣況所比校初無補於用力之意徒然枉費心力閑立議論眷得語言轉多却於自家分上轉無交涉不可不察也因其本明非是察識端倪把來玩弄以資談說只是因其已知而益廣其知因其已能而益精其能耳與湖南說自不同也　第五十二答吳伯豐書下同

豐

論孟中庸儘待大學通貫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若奔程趂限一向攢了則雖看如不看也近方覺此病痛不是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却工夫乃是下面元無根脚若信得及脚踏實地如此做去良心自然不放踐履自然純熟非但讀書一事也

也

大學中庸近看得一過舊説亦多草草恨未得面論

所論語孟兩條亦似未安此等處且玩索見在意趣不須如此立説枉費心力也　第五十三答劉仲升書

大學中庸看得如何大學近修改一兩處且夕須就板改定斷手即奉寄也　第五十三答劉季章書

熹於論孟大學中庸一生用功粗有成説然近日讀之一二大節目處猶有謬誤不住修削有時隨手又覺病生以此觀之此豈易事若只恃一時聰明才氣畧看一過便謂事了豈不輕脫自誤之甚耶呂伯恭嘗言道理無窮學者先要不得有自足心此至論也幸試思之　第五十三答胡季隨書下同

來書議項平父出入師友之間不爲不久而無所得愚亦恐賢者之不見其睫也日月逝矣歲不我與願

深省察且將大學論語孟子中庸近思等書子細玩味逐句逐字不可放過久之須見頭緒不可爲人所誑虛度光陰也

大抵人之一心萬理具備若能存得便是聖賢更有何事然聖賢教人所以有許多門路節次而未嘗教人只守此心者蓋爲此心此理雖本完具却爲氣質之稟不能無偏若不講明體察極精極密往往隨其所偏墮於物欲之私而不自知（近世爲此說者觀其言語動作畧無毫髮近似聖賢氣象正坐此耳）是以聖賢教人雖以恭敬持守爲先而於其中又必使之即事即物考古驗今體會推尋內外參合蓋必如此然後見得此心之眞此理之正而於世間萬事一切言語無不洞然了其白黑大學所謂知至意誠孟子所謂知言養氣正謂此也若如來喻乃是合下只守此心全不窮理故此心雖似明白然却不能應事此固已失之矣後來知此是病雖欲窮理然又不曾將聖賢細密言語向自己分上精思熟察而便務爲涉獵書史通曉世故之學故於理之精微既不能及又并與向來所守而失之所以悵悵無所依據雖於尋常淺近之說亦不能辨而坐爲所惑也夫謂不必先分儒釋者此非實見彼此皆有所

當取而不可偏廢也乃是不曾實做自家本分功夫故亦不能知異端詖淫邪遁之害茫然兩無所見而爲是依違籠罩之說以自欺而欺人耳若使自家日前曾做得窮理功夫此豈難曉之病耶然今所謂心無不體之物物無不至之心又似只是移出向來所守之心便就日間所接事物上比較耳其於古今聖賢指示剖析細密精微之蘊又未嘗入思議也其所是非取舍亦据已見爲定耳又何以察夫氣禀之偏物欲之蔽而得其本心正理之全耶便謂存誠愈固養氣愈充吾恐其察之未審而自許過高異日忽逢一夫之說又將爲所遷惑而不能自安也

第五十四答項平父書

大學中庸屢改終未能到得無可改處大學近方稍似少病道理最是講論時說得透纔涉紙墨便覺不能及其一二纔說得出亦無精彩以此見聖賢心事今只於紙上看如何見得到底每一念此未嘗不撫卷慨然也

第五十四答應仁仲書

只今可且捺下身心除了許多閑說話多方擘畫去參了部授一本等合入差遣歸來討一歇泊處將論語孟子正文端坐熟讀口誦心惟雖已曉得文義亦

懥

須逐字捋過洗滌了心肝五臟裏許多忿懥怨毒之氣管取後日須有進步處不但爲今日之路德章而已也向見伯恭說少時性氣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晩閑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爲變化氣質之法不知平時曾與朋友說及此事否德章從學之久不應不聞如何全不學得些子是可謂不善學矣　第五十四答路德章書

知讀論孟不廢甚善且先將正文熟讀就自己分上看更考諸先生說有發明處者慱觀而審取之凡一

所有疑當作有所

言一句有益於已者皆當玩味未可便恐路經支離而謂所有不必講也　第五十四答郭希呂書下同

別紙所示看得全未子細更宜加切專看大學首尾通貫都無所疑然後可讀語孟語孟又無所疑然後可讀中庸今大學全未曉了而便兼看中庸用心叢雜如此何由見得詳細耶且更耐煩專一細看爲佳日月易得大事未明甚可懼也

不審所讀何書更能温習論語并觀孟子尚書之屬反復諷誦於明白易曉處直截理會爲佳切忌穿鑿屈曲纏繞也　第五十四答包定之書

看論語只看集注涵泳自有味集義或問不必句句理會却看一經一史推廣此意尤佳 第五十五答潘謙之書

且讀易傳甚佳但此書明白而精深易讀而難曉須兼論孟及詩書明白處讀之乃有味耳 第五十五答符復仲書

論孟解乃為建陽衆人不相關白而輒刊行方此追毀然聞鬻書者已持其本四出矣問之當可得然乃是靜江本之未脩者亦不足觀也近為此事所撓甚悔傳出之太早也 第五十五答藴晋叟書

差

大學語孟説各一通謾往此近日所脩定然尚覺得有硬説費力處煩為一閱見日面論須盡去此等病方見聖人本意也 第五十六答趙子欽書

前書所論大學論語大槩皆得之但大學次序亦謂學之本末終始無非已事但須實進得一等方有立脚處做得後段功夫真有效驗爾非謂前段功夫未到即都不照管後段而懸其自爾也聞道方是理會得為人底道理從此實下功夫更有多少事豈可便謂都無餘事但到此地即所見不差真有廣居可居正位可立大道可行向上自然有進處耳 第五十

六答方賓王書

所論三月不違仁人之生也直先難後獲齊魯之變中庸之德博施濟衆默而識之德之不脩志於道四教仁遠等章說皆得之然亦更宜詳味　第五十八

答張仁叔書

今讀來教其觀於當世之變詳矣然諰諰然常有憂其不合而必於求合之意其責君子也已詳其猶小人也已甚是雖憂世之心其深而古之聖賢非不憂世者其規模氣象似或不如此也孟子曰人病舍其田而耘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也輕其論狂狷鄉原之得失以及君子反經之意尤所謂深切而著明者孔子亦曰古之學者爲已今之學者爲人有志之士深省乎此亦足以判然無疑於舜蹠之閒矣不審明者以爲如何　第五十八答方平叔書

若夫所謂日用切已之切則聖賢言之詳矣其在大學論語中庸孟子者文義分明指意平實讀之曉然如見父兄說門外事無片言半詞之可疑者什八九也曷爲不少置其心於此而必用意於彼之崎嶇哉

第五十八答胡平一書

且附去大學中庸本大小學序兩篇幸視至大學當

在中庸之前熹向在浙東刻本見爲一編恐勾倉尚在彼可就求之此三本者昆仲且分讀也近年學者多不讀書見昆中篤志如此甚不易得所恨相聚之晚不得盡吐腹心前日臨岐不勝忡悵然講學貴於實見義理要在熟讀精思潛心玩味不可貪多務得搜獵數衍便爲究竟也二序侍次畧爲呈白恐有指摘處便中幸喩及也

第五十八答宋深之書

但朋友只看論語孟子已無餘力何暇更及他書也

第五十八答黄令裕書

示諭爲學之意仰見造詣之深不勝歎仰然嘗聞之爲學之實固在踐履苟徒知而不行誠與不學無異然欲行而未明於理則所踐履者又未知其果何事也故大學之道雖以誠意正心爲本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所謂格物致知亦曰窮盡物理使吾之知識無不精切而至到耳夫天下之物莫不有理而其精蘊則已具於聖賢之書故必由是以求之然欲其簡而易知約而易守則莫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篇也是以頃年嘗刻四古經於臨漳而復刻此四書以先後其説又略述鄙意以附書後區區於此所以望於當世之友朋者蓋已切矣

第五十九答曹元可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知日誦四書時時省察此意甚善但不知何故都無所疑恐只是從頭讀過不曾逐段思索玩味所以不見疑處若果如此則不若且看一書逐段思索反復玩味俟其畢而別換一書之爲愈也

賓文卿書　第五十九答

示喩爲學之方固得其要然若只如此便了則論語只須存此兩條其餘皆可以削去矣聖人教人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篤行之蓋於理之巨細精粗無所不講然後胸次光瑩明徹無所不通踐履服行無非真實似不當如此先立界限預設嫌疑以自障礙也

第六十答曾無疑書下同

孝悌爲學之意甚荷不鄙但若果有所得出言吐氣便自不同纔見如此分疏解說欲以自見其能而唯恐人之不信便是實無所得自明眼人觀之固不待其詞之畢而有以識之矣孝悌忠恕若淺言之則方是人之常行若不由此即日用之間更無立脚處故聖人之教未嘗不以爲先如所謂入則孝出則悌忠恕違道不遠是也若極言之則所謂通于神明光于四海無所不通而曾子所以形容聖人一貫之妙者

亦不過如此又非如前者言之可易而及也故大學之道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而於天下之理天下之書無不博學審問謹思明辨以求造其義理之極然後因吾日用之間常行之道省察踐履篤志力行而所謂孝悌之至通于神明忠恕之一以貫之者乃可言耳蓋其所謂孝悌忠恕雖只是此一事然須見得天下義理表裏通透則此孝悌忠恕方是活物如其不然便只是箇死底孝悌忠恕雖能持守終身不致失墜亦不免但爲鄉曲之常人婦女之檢押而已何足道哉今且以所舉有子曾子之言觀之似於文義之

差　暖

間全未考究雖近世先覺如程夫子之言所以發明其妙者恐皆未嘗過目而經心而況於其他義理精微千差萬別豈能一一會其旨歸也哉故熹竊以爲今日與其自辨以求合枉費言語狂費心力不若一切放下便依此說且將大學論語反復熟讀而因程子之言與其門人數公之說以求聖賢之指意所在句句而講字字而思使無毫髮不通透處則自不須如此妄自拘束強作主張也無疑試更思之恐或可信則一兩月間天氣差暖或能乘興一來面罄其說庶幾彼此殫盡免至如此擔閣虚費光陰也

人之爲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竊意若以聖人爲標準何不可之有若無所指擬茫然而去將何所歸宿哉伏乞指教

忌先立標準如孟子所謂勿正者學者固當以聖人爲標準然豈可日日比並而較量之乎觀顏子喟然之嘆不於堅高瞻忽處用功却就博文約禮上進步則可見矣　第六十答潘子善書下同

如大學語孟中庸則須循環不住温習令其爛熟爲佳

艮六三不極其隨程子謂二不得以極三之不中則勉而隨之不極而惟隨也恐惟字未的當若不極而惟隨則如樂正子之於子敖冉求之於季氏也當只言不極其所隨故其心不快如孔孟之於時君諫不行言不聽則去而已勉而隨之恐非時止之義

得之　第六十答余彝孫書

大學等書近多改定處未暇錄寄亦有未及整頓者如論孟兩書甚恨其出之早也此間事雖不多然亦終日擾擾少得暇看文字甚覺歲月之可惜也　第六十二答張元德書下同

問

語孟或問乃丁酉本不知後來改定如何
論孟集注後來改定處多遂與或問不甚相應又無
功夫修得或問故不曾傳出今莫若且就正經上玩
味有未通處參考集注更自思索爲佳不可恃此未
定之書便以爲是也
向來子約每言鄉學之意甚美然於愚意竊恐務實
之意未若好名之多學道之志未若爲文之力此亦
鄉黨習尚流風之弊其所從來也遠宜賢者之未免
也自今以往更願反躬自省以擇乎二者之間察其
孰緩孰急以爲先後姑屏舊習而取凡聖賢之言若

李云雜當作難

大學若論孟若中庸者朝夕讀之精思力行以序而
廣使道義之實有以悅於心而充諸已則自將無慕
於外而所以顯親揚名者必有以異乎前日之爲矣
若徒以名位之爲尊言語之爲麗聞譽之爲誇而汲
汲乎伐石攻木以爲事則是非獨老拙羞之抑子約
平生所望於賢者亦將大不滿於泉下矣

二　答王晉輔書　第六十

前此辱書未報今又承惠問尤以愧感詢及所疑足
見嗜學之意但讀論語大學亦是初學門戶且得加
此向前更有多少功夫豈可便慮其雜但此二書亦

須反復熟讀着力研究乃可見其意耳　第六十二

答池從周書

示及兩巻各已批注封還幸細考之語孟更須寛心細意看令通徹易則恐未易讀如此穿鑿似枉費心力也蓋易本卜筮之書故先王設官掌於太卜而不列於學校學校所教詩書禮樂而已至孔子乃於其中推出所以設卦觀象繫詞之旨而因以識夫吉凶進退存亡之道蓋聖人當時已曉卜筮之法與其詞意所在（如説田狩即實是田狩説祭祀即實是祭祀征伐昏媾之類皆然非譬喩也）故就其間推出此理耳若在今日則已不得其法又不曉其詞而暗中摸索妄起私意竊恐便有聖賢復生亦未易通與其虚費心力於此不若且看詩書禮樂之爲明白而易知也然大學論孟中庸又在四者之先須都理會得透徹方可略看易之大指亦未爲晩今所論論語尚爾未通豈宜遽及此耶　第六十二

答黎季忱書

南康語孟是後來所定本然比讀之尚有合改定處未及下手義理無窮玩之愈久愈覺有説不到處然又只是目前事人自當面蹉過也大學亦有刪定數處未暇録去今只校得詩傳一本並新刻中庸一本

與印到程書祭禮并往所寄豬券適足無餘諸及中庸乃實見成者故紙不佳然亦不𨳝翻閲也　第六十三答孫敬甫書

辱書相與之義甚厚而陳義又甚高三復感歎不知所言然嘗竊謂天下之理萬殊然其歸則一而已矣不容有二三也知所謂一則言行之間雖有不同不害其爲一不知其一而強同之猶不免於二三況遂以二三者爲理之固然而不必同則其爲千里之謬將不俟舉足而已迷錯於庭戸間矣故明道先生有言經解有不同處不妨但緊要處不可不同耳此言有味也所示中庸大學諸論固足以見用力之勤者然足下不以僕爲愚方且千里移書以開講學之端而先有以晉之曰是不可同同即且爲判舒以禍天下則僕尚何言哉姑誦其所聞如前者足下儻有意而徃復焉則猶將繼此以進也　第六十三答宋正甫書

大學中庸無異道而所自立者有淺深但循序以進其義自見今未須懸料也　第六十四答或人書下同

義利之大分哉俟知之有非他人所及者亦其天資

有過人處若其細微之間則不能無未察處豈其學有未足故耶觀其讀書之時他人務爲精熟而已則獨觀大旨此其大者固非人所及而不務精熟亦豈得無欠闕耶若極言之則以孟子顏子亦未免有如此處故橫渠先生云孟子之於聖人猶是麤者

或問程子通論聖賢氣象之別者數條子既着之精義之首而不列於集注之端何也曰聖賢氣象高且遠矣非造道之深知德之至鄰於其域者不能識而辨之固非始學之士所得驟而語也鄉吾着之書首所以尊聖賢今不列於篇端所以嚴科級亦各有當焉爾且吾於程子之論讀是二書之法則既掇其要而表之於前矣學者誠能深考而用力焉盡此二書然後乃可與議於彼耳曰然則其用力也柰何曰循序而漸進熟讀而精思可也曰然則請問循序漸進之說曰以二書言之則先論而後孟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則其篇章文句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乱也量力所至約其程課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則不敢求其後未通乎此則不敢志乎彼如是循序而漸進焉則意定理明而無踈易淩躐之患矣是不惟讀書之法是乃操心之

要ヿ始學者之不可可知也曰其熟讀精思者何耶
曰論語一章不過數句易以成誦成誦之後反復玩
味於燕間靜一之中以須其浹洽可也孟子每章或
千百言反復論辨雖若不可涯者然其條理疎通語
意明潔徐讀而以意隨之出入往來以十百數則其
不可涯者將可有以得之於指掌之間矣大抵觀書
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
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爾至於文義有
疑衆說紛錯則亦虚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間先使
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
ヿ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
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
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
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乱繩
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

十四　讀書之要　第七

老蘇自言其初學爲文時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
聖賢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方其
始也入其中而惶然以愽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
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胷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

予　稱　時　揍

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歷時既久胷中之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予謂老蘇但爲欲學古人說話聲響極爲細事乃肯用功如此故其所就亦非常人所及如韓退之柳子厚輩亦是如此其答李翊韋中立之書可見其用力處矣然皆只是要作好文章令人稱賞而已究竟何預己事却用了許多歲月費了許多精神甚可惜也今人說要學道乃是天下第一至大至難之事却全然不曾着力蓋未有能用旬月功夫熟讀一人書者及至見人泛然發問臨時揍合不曾舉得一兩行經傳成文不曾照得一兩處首尾相貫其能言者不過以己私意敷演立說與聖賢本意義理實處了無干涉何況望其更能反求諸己眞實見得眞實行得耶如此求師徒費脚力不如歸家杜門依老蘇法以二三年爲期正襟危坐將大學論語中庸孟子及詩書禮記程張諸書分明易曉處反復讀之更就自己身心上存養玩索着實行履有箇入處方好求師證其所得而訂其謬誤是乃所謂就有道而正焉者而學之成也可冀矣如其不然未見其可故書其說以示來者云

第七十四　滄洲精舍諭

學者
堂旁两夾室暇日默坐讀書其間名其左曰敬齋右曰義齋蓋熹嘗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爲爲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方也及讀中庸見其所論脩道之教而必以戒慎恐懼爲始然後得夫所以持敬之本又讀大學見其所論明德之序而必以格物致知爲先然後得夫所以明義之端既而觀夫二者之功一動一靜交相爲用又有合乎周子太極之論然後又知天下之理幽明鉅細遠近淺深無不貫乎一者樂而玩之固足以終吾身而不厭又何暇夫外慕哉因以敬義云者名吾二齋且歴叙所以名夫堂室之意以見熹之所以受命於父師與其區區講學之所逮聞者如此書之屋壁出入觀省以自詔云　第七十八名堂室記

抑予聞之古人之學博文以約禮明善以誠身必物格而知至而後有以誠意而正心焉此夫子顏曾子思孟子所相授受而萬世學者之準程也仲本誠察於此有以兩進而交養焉則夫道學之體用聖賢之德業不在仲本而安歸乎　第七十八復齋記

蓋天聖中洛人太中大夫程公珦初任爲黃陂尉秩

滿不能去而遂家焉實以明道元年壬申生子曰顥字伯淳又以明年癸酉生子曰頤字正叔其後十有餘年當慶曆丙戌丁亥之間攝貳南安乃得獄掾舂陵周公惇頤而與之游於是二子因受學焉而慨然始有求道之志旣乃得夫孔孟以來不傳之緒於遺經遂以其學爲諸儒倡則今所謂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是也先生之學以大學論語中庸孟子爲標指而達于六經使人讀書窮理以誠其意正其心脩其身而自家而國以及於天下其道坦而明其說簡而通其行端而實是蓋將有以振百代之沉迷而納之聖



賢之域其視一時之事業詞章論議氣節所繫孰爲輕重所施孰爲短長當百能辨之者而世非徒不之好也甚者乃或目以道學之邪氣而必讉蔑之於斯時也苟無遺其伐木而削跡焉斯已幸矣尚何望於其餘哉

第八十　黃州州學二程先生祠記

人之有是身也則必有是心有是心也則必有是理若仁義禮智之爲體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爲用是則人皆有之而非由外鑠我也然聖人之所以敎不使學者收視反聽一以反求諸心爲事而必曰與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又曰博學審問謹思明辨而力行

之何哉蓋理雖在我而或蔽於氣稟物欲之私則不能以自見學雖在外然皆所以講乎此理之實及其浹洽貫通而自得之則又初無內外精粗之間也世變俗衰士不知學挾冊讀書者既不過於誇多鬬靡以爲利祿之計其有意於己者又直以爲可以取足於心而無事於外求也是以墮於佛老空虛之邪見而於義理之正法度之詳有不察焉其幸而或知理之在我與夫學之不可以不講者則又不知循序致詳虛心一意從容以會乎在我之本然是以急遽淺迫終已不能浹洽而貫通也嗚呼是豈學之果不可爲書之果不可讀而古先聖賢所以垂世立教者果無益於後來也哉道之不明其可嘆已　第八十鄂州州學稽古閣記

熹年十八九時得拜徐公先生於清湖之上便蒙告以克己歸仁知言養氣之說時蓋未達其言久而後知其爲不易之論也　第八十一跋徐誠叟贈楊伯起詩

熹頃年編次此書錄版建陽學者傳之久矣後細考之程張諸先生說尚或時有所遺脫既加補塞又得毗陵周氏說四篇有半於建陽陳焞明仲復以附于

本章豫章郡文學南康黄某商伯見而悅之既以刻
于共學又慮夫讀者疑於詳略之不同也屬熹書于
前序之左且更定其故號精義者曰要義云淳熙庚
子冬十有一月巳丑朔旦江東道院拙齋記　第八
十一　書語孟要義序後
右曾子書七篇其內篇一外篇雜篇各三吾友清江
劉清之子澄所集録也昔孔子歿門人唯曾氏爲得
其傳其後孔子之孫子思樂正子春公明儀之徒皆
從之學而子思又得其傳以授孟軻故其言行雜見
於論語孟氏書及他傳記者爲多然皆散出不成一



家之言而世傳曾子書者乃獨取大戴禮之十篇以
充之其言語氣象視論孟檀弓等篇所載相去遠甚
子澄蓋病其然因輯此書以傳學者而於其精粗純
駁之際尤致意焉於戲若子澄者其可謂嗜學也已
然熹嘗考之竊以謂曾子之爲人敦厚質實而其學
專以躬行爲主故其眞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
之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
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
不求人知爲大是以從之游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
失爲謹厚脩潔之人所記雖或甚踈亦必有以切於

日用躬行之實蓋雖或附而益之要亦必爲如是之言然後得以自託於其間也然則是七篇者等而別之雖有內外雜篇之殊而其大致皆爲有益於學者非他書所及也讀者誠能志其大而必謹其小歷其淺而徐望其深則庶乎其無躐等之病而有日新之功矣淳熙八年九月丁丑新安朱熹謹記

一書劉子澄所編曾子後　第八十

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爲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間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况於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故今刻四古經而遂及乎此四書者以先後之且考舊聞爲之音訓以便觀者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於此者附於其後以見讀之之法學者得以覽焉抑嘗妄謂中庸雖七篇之所自出然讀者不先於孟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子而遠及之則亦非所以爲入道之漸也因竊并記於此云紹熙改元臘月庚寅新安朱熹書于臨漳郡齋　第八十二書臨漳所刊四子後

平生所著書惟論語說最後出而洙泗言仁諸篇忠武侯傳爲成書其它如書詩孟子太極圖說經世編年之屬則猶欲稍更定焉而未及也然其提綱挈領所以開悟後學使不迷於所鄉其功則已多矣蓋其常言有曰學莫先於義利之辨而義也者本心之所當爲而不能自已非有所爲而爲之者也一有所爲而後爲之則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矣嗚呼



至哉言也其亦可謂擴前聖之所未發而同於性善養氣之功者歟　第八十九右文敏修撰張公神道碑

西山先生李公者龜山先生楊文靖公之門人也龜山既受學於河南程氏歸以其說教授東南一時學者翕然趨之而龜山每告之曰唐虞以前載籍未具而當是之時聖賢若彼其多也晚周以來下歷秦漢以迄于今文字之多至不可以數計然曠千百年欲求一人如顏曾者而不可得則是道之所以傳固不在於文字而古之聖賢所以爲聖賢者其用心必有

在矣及李公請見於餘杭則其告之亦曰學者當知古人之學何所用心學之將以何用若曰孔門之學仁而已則何爲而謂之仁若曰仁人心也則何者而謂之人心耶李公受言退求其說以進愈投而愈不合於是獨取論語孟子之書而伏讀之蚤夜不懈十有八年然後渙然若有得也龜山蓋深許之而公之語學者亦曰學者於經讀之又讀而於其無味之處益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不置然後始當驟進耳　第九十西山先生李公墓表下同

所著書有易傳參同契論孟遺稟及平生遺文合數十卷藏于家

所集周易大學中庸解又數十卷傳學者　第九十二知南康軍石君墓誌銘

爲人簡靜莊重恭儉信實於婦功不少懈然不務爲纂組華靡之習所以謹嫌微安貧約又有人所難者

喜讀論語大學中庸孟子諸書略通大義每語人曰吾嘗自省終日之間承上接下幸無一失然後得以退休而少安此意日新而未已也　第九十二潘氏婦墓誌銘

晩得末疾猶手抄孔孟言仁梗槩一編日夕玩誦而

又大書躬自厚而薄責於人之語於壁以自警其好學撿身雖老不倦如此病革卻醫藥手書先生有命富貴在天兩言以示諸子而卒 第九十四滕君希尹墓誌銘

公之學一本天理尤深於易春秋論孟 第九十五少師魏國張公行狀

既又得浦城蕭公顗子莊劔浦羅公從彥仲素而與之遊則聞龜山楊氏所傳河洛之學獨得古先聖賢不傳之遺意於是益自刻厲痛刮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 第九十七皇考吏部朱公行狀



已而聞郡人羅仲素先生得河洛之學於龜山楊文靖公之門遂往學焉羅公清介絶俗雖里人鮮克知之見先生從遊受業或頗非笑先生若不聞從之累年受春秋中庸語孟之説從容潛玩有會於心盡得其所傳之奧羅公少然可亟稱許焉 第九十七延平李先生行狀下同

其於語孟他經無不貫達苟有疑問答之必極其趣然語之而不惰者或寡矣蓋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

差

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悅其詞氣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以故未嘗爲講解文書然其辨析精微毫釐畢察嘗語問者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乎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於疑似亂真之說而不自知也其開端示人大要類此

諸生請曰趙公則聞耳矣敢問濂溪何人也子和具告之故且出其書使之讀之諸生固已風動於是子和又益推本其說以發明六經論孟之遺意晨入寓直之舍諸生迭進問事子和諄諄辨告如教子弟至

鄉

暮乃罷日以爲常其教大抵以讀書窮理爲先持敬修身爲主曰此古人爲己之學也　第九十八劉子和傳

大學中庸集註中及大學或問改字處附去可子細看過依此改定令寫但中庸或問改未得了爲撓耳　續第一答黃直卿書下同

得曾致虛書云江東漕司行下南康毀語孟板劉四哥却云被學官回申不可遂已此其勢決難久存

知與劉潘諸人相聚甚樂恨不得近資講論之益但春秋難看尤非病後所宜且讀他經論孟之屬如不

食馬肝亦未爲不知味也所以答子約者甚佳但恐亦不必如此今所慮者獨恐物不格知不至耳知至則自見得義利公私之下毫髮不放過也

大學或問齊家治國章令善好惡改作今反其好中庸章句素隱下添隱謂卑陋也（在本來也之下）本無可稱改作本來卑陋

病中看得孟子要略章章分明覺得從前多是衍說已略修正異日寫去此書似有益於學者但不合顚倒却聖賢成書此爲未安耳大學諸生看者多無入處不知病在甚處似是規摹太廣令人心量包羅不得也不如看語孟者漸見次第廣西寄得語孟說來細看亦多合改以鑿藥之擾未得專心方略改得數段甚恨相去之遠不得子細商量也

伯起說去年見陸子靜說游夏之徒自是一家學問不能盡棄其說以從夫子之敎唯有琴張曾晳牧皮乃是眞有得於夫子者其言怪僻乃至於此更如何與商量討是處也可歎可歎

近日章句集住四書却看得一過其閒多所是正深懼向來日用之疏略也

續第二答蔡季通書下同

緒　刑　畢

某數日整頓得四書頗就諸皆爲集註其餘議論別爲或問一篇諸家說已見精義者皆刪去但中庸更作集略一篇以其集解太繁故耳

大學本欲付來人看早早寄及論語方有六篇亦未成次第未可寄也

大學想不暇看誠意兩段竟尋舊藁不見別補去如此可令兒輩剪去舊字別寫此入其間明道說人須自知知自慊之道止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地之心恐或舊本不載今可檢寫入因補此兩段覺得舊說儘有合整頓處又是一番功夫耳孟說更煩爲契勘辭意或小未安一字不遺乃所幸願自覺語意蹇拙終不快利也

始終條理居敬行簡之說則得之矣昨答書中亦有始終一段今不復録去也

如某目疾亦是如此今乃終日寫書不得一舉首勢必雙瞽而後已耳集註事前日已失究治今當爲料理可便作一狀來送邑中行遣也來春欲一到精舍或能俱行即同往觀右住然須有所託以爲詞乃爲便也

伯諫書中說託料理孟子集解今納去舊本兩册更

拾遺外書記善録龜山上蔡録游氏妙旨庭聞稾録
五臣解（取范呂二説）各自抄出毎段空一行未要寫經文
且以細書抄止寫之俟畢集却翦下粘聚也毎章只
作一段章內諸說只依次序列之不必重出經文矣
兩匠在此略刊得數行矣字畫頗可觀未可印未得
寄去也但此間獨力深恐校讐不精爲後日之累耳
向來見它人刊書重於改補令乃知其非所樂大抵
非身處之則利害不及而心乃公耳
先生諸書想熟觀之矣平日講論甚是如此奇論所
未及者別後始作書請之故其說止此然其大槩可
知矣老兄既知外學之非而欲留意於此恐於論孟
中庸大學之書不可不熟讀而詳味章句之間雖若
淺近不足用心然聖賢之言無不造極學之不博則
約不可守令於六經未能遍考而止以論孟中庸大
學爲務則已未爲博矣況又從而忽略之無乃太約
乎

續第五答羅參議書

大抵近日議論語孟解已見一二篇雖無鄉時過高
之失而寛縱草率絶難點檢不知何故如此無由相
見殊使人憂之

續第八答李伯諫書

豫章欲刻精義大字版意欲令并刻老兄所增横渠

刻

諸説此間傳録未及數篇專作此數字令後遣人就借得以付之爲幸彼有教授黄君者此邦人甚向學令寫了即送來此轉寄還不妨也　別第一　呂子約

其所爲大學論孟説近有爲刻板南康者後頗復有所刊正今内一通暇日一觀爲訂其謬并以貿於東溪翁因風見教千萬幸也　別第一　劉德脩

示喩蘇程之學愚意二家之説不可同日而語黄門議論所守僅賢其兄以爲顔子以來一人而已恐未然頃因讀孟子見其所説到緊要處便差了養氣一章尤無倫理觀此想淵源來歴不甚深也正蒙建陽舊有本近來久不曾見侯病少間當爲尋問也然此書精深難窺測要其本原則不出六經語孟且熟讀語孟以程門諸公之説求之涵泳其間當自有得然後此等文字可循次而及方見好處如今不須雜博却不濟事無收拾也若果於此有味則世間一種無緊要文字皆是妄言綺語自無功夫看得矣近集諸公孟子説爲一書已就藁又爲詩集傳方了國風小雅二書皆頗可觀或有益於初學恨不令吾弟見之又恨相去稍遠不能得吾弟來相助成之也　別第三　程欽國

某在家應接隨分擾擾偷閑脩得中庸及孟子下冊
孟子得公度卷子甚濟事也今且修此經書通鑑看
將來如何恐心目俱昏未必了得終遺恨於身後耳

別第三劉子澄

承喻玩意論孟之書尤覺有味恨不得從容侍教於
前也 別第四向伯元下同

某向來妄意作一二小書初不敢以示人近年自覺
昏憒不復更有長進有欲傳者因以付之今納四書
五冊仰塵燕几恐有悖理幸望指教尚及鐫改也
經說依後書所定甚善但止謂之經說不同諸字尤
好又春秋傳序四字不須別出但序文次行不須放
低則自然可見論語說下不須注孟子附字又欲移
禮記作第七卷而第一行下着二先生三字其後却
題明道先生改正大學伊川先生改正大學其小序則
仍舊附於第六卷尾論孟說後蓋此六卷乃其本書
而後一卷今所附者使不相亂乃佳也更白鄭丈看
如何向借劉子駒本改字多是胡家改定者非先生
本書今不必用然恐有合參考者偶此本在家中今
令此人去取納上更仔細商量為佳外書既未備不
欲遽出此事正不須忙令草草做了將來有不如意

又不免更易傳者人人殊異無復可信天下後世非所以爲久遠計也并白鄭夫看如何亦及爲幸孟子解此亦見從頭看起未容寄去更俟幾日也 別第六林擇之下同

欽夫屢得書有少反復議論未及録去其大槩曲折亦非面未易布也力行固不易而講論要得是當亦復如此之難可歎可懼渠所論如云論孟序中不當言漢儒得其言而不得其意蓋漢儒雖言亦不得也不知擇之以爲如何某則絶不愛此等說話前輩議論氣象寛宏而其中自有截然不容透漏處豈若是之迫切耶

精義印造未辦辦即如所喻也

近看中庸於章句文義閒窺見聖賢述作傳授之意極有條理如繩貫棊局之不可亂因出己意去取諸家定爲一書與向來大學章句相似未有別本可寄只前日畧抄出節目今謾寄去亦可見其梗槩矣

朱集四書說卷之一

昌平坂學問所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